

毓冰◎著
遇见他，心如春水映梨花，
情如风吹永无涯。

婉雅公主

WANYA
GONGZHU

II

中国书画出版社

WAN YA GONG ZHU

皖雅公主

她被尊为“花神”，倾国倾城，冰雪聪明，但终究无法避免被当作政治交易品被族人送往皇朝和亲。

他们一个是至高无上的皇朝天子，一个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亲王，一个是一心想复国的前朝遗孤……三个复杂的男人性格迥异，各有千秋，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对她爱得执著。

她在不经意间卷入了宫廷内外的明争暗斗之中，屡次遇险。曾经明媚无比的她渐渐脆弱，但感情的抉择与挣扎从未停止……

上架建议：畅销/古典言情

ISBN 978-7-80220-429-4



9 787802 204294 >

定价：49.80元(全二册)

婉雅公主

II
WANYA
GONGZHU

妩冰◎著

中国书画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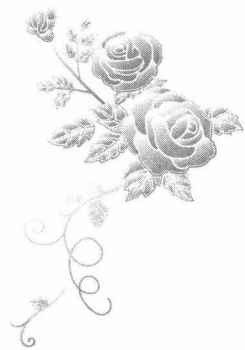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一章	天之娇女奈成殇	1
第二章	山高水阔知何处	25
第三章	宫闹深深初识君	42
第四章	本是无心却究意	58
第五章	云深雾浓迷行路	78
第六章	一日心期千劫在	95
第七章	一道宫墙韶华损	112
第八章	天差地别情无间	129
第九章	旧时春风而今骤	145
第十章	只怕当时已惘然	159
第十一章	池水吹皱兄生隙	168
第十二章	旧爱新欢情生惑	1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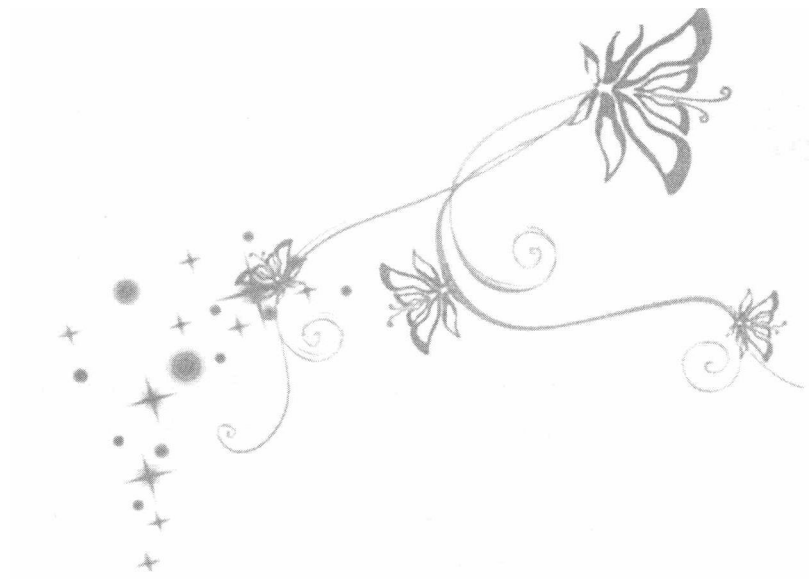
《《《 目录

第十三章	身世悠悠何足问	201
第十四章	多事之秋爱意明	217
第十五章	无心竟成众矢的	240
第十六章	噩梦连连欲别离	257
第十七章	疮痍满心终遗恨	268
第十八章	一语惊醒梦中人	279
第十九章	偶然间，竟遇君	293
第二十章	梦里回归意重重	306
第二十一章	一宵冷雨定姻缘	319
第二十二章	皇妃之名波未平	343
第二十三章	东风回首识故人	361
第二十四章	人之将死其言苦	3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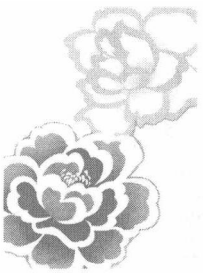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二十五章	一往情深深几许	397
第二十六章	铁马金戈身堕迷	408
第二十七章	对此茫茫成长叹	427
第二十八章	余寒未散又添愁	450
第二十九章	醒时未见双梦影	469
第三十章	借机弑后君无情	485
第三十一章	战火连绵却释嫌	512
第三十二章	故园依旧心生惶	533
第三十三章	身陷囹圄迫君征	552
第三十四章	姻缘错断误今生	569
第三十五章	花开尽时怅留恨	585



一宵冷雨定姻缘





黄昏的余晖刚刚温柔地撒到窗沿儿上的时候，殷全儿便带了旨意，让我们前去樾殿赴宴。因为是玉城汗王的接风之宴，那阵势定然不弱，我和父王急急收拾好了行头，迅速前往樾殿。

到了樾殿之时，景唐帝已和众位皇族大臣们候在了那里。我和父王先是走上殿中央，沉稳地躬下身子，朗声呼道：“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悄悄地抬起头，这儿的人的确是不少，心里忽然感觉紧了一些，莫名地想起许久之前我初来皇朝时那次接风之宴来，仿佛是昨天发生的一样，让我记忆犹新。那天的成亲王，为了避免我装晕受到苛责，毅然揽下了罪名，谎称我疾病未愈，却被景唐帝训斥一通。想到这儿，我不由自主地将目光环视一圈儿，下意识地找寻成亲王的身影，终于在廷宴左首看见了他，只是他好像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紧紧地握着手里的酒杯，面色阴沉。

“汗王、容安公主请起。”正在我怔愣地看着成亲王发呆的时候，景唐帝的声音幽幽传来，“众臣已然到齐，那就请汗王及公主入座，朕立即下旨开宴。”

“谢皇上。”我和父王慢慢走到右首的空位子上坐下，从我的角度看，正好能看到成亲王。一年多不见，他的身影仿佛萧索了些，只是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儿烦扰了他的心情，他一直是紧垂着头，浓眉深锁。恍然间，我下意识地想起那不堪的一日来，犹记得失去理智的我看到那幕时的落魄与狼狈。虽然在云霜的口中，成亲王仿佛也是受害的一方，但是一想起那日的刺激，我的心就像是被狠狠地刺过，让人难耐的绞痛便会阵阵袭来。我不由地在心里嘲笑自己，明明是自己承受能力弱，却偏偏还要将错误归根于别人身上。

或许，我能够容忍，但只是缺少时间而已。我不由自主地端起自己面前的酒杯，喝了一口，霎那间酒香四溢在我的唇边，我眯起眼睛一笑，无意中看到了父王端起酒杯敬景唐帝的身影，顿觉心安。父王来到皇朝，让我从心底感觉到了，自己并不是孤单

一人。

所以今天，我要做的，只是做一个乖女儿皖雅。想到这儿，我不禁又绽开了一个傻兮兮的微笑，从清澈的米酒中，我清晰地看到了自己发自内心的笑容。

“容安公主……”，正在对酒悦然，景唐帝戏谑的声音却响彻在耳畔，“不是不能喝酒么？朕怎么看你像个好酒之人似的，端着酒杯不肯撒手？”

“回皇上，皖雅喝一点儿还是可以的。”不等我回答，父王便接过话题，先是宠溺地看我一眼，然后正色看向皇上，“皖雅从小便喜欢酒水，但就是酒德不大好……顶多两杯，便要东倒西歪的了……”看到景唐帝一脸玩味地看着我的样子，父王顿了顿，然后郑重地挺了挺身子，故意拉长声音，“所以在玉城时，小王一般不让她碰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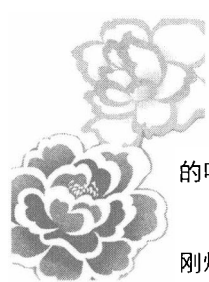
“哦？那是为什么？”父王成功引起了大殿上所有人的好奇心，众人均是惊讶地瞥过我一眼，随即再认真看向父王。我则是面腮涨红，恨不得将头埋进膝盖里掩藏起来，凭我的直觉，父王肯定不会说我什么好话。

“因为小王的玉城不像皇朝这么富饶广博，以小王那些家底，实在不够皖雅糟蹋的。”父王别有深意地看我一眼，“皖雅九岁生日，差点儿把我的朝袍剪成碎片，把她母妃的遗物扔到垃圾里，还有玉城的千年镇城之宝玉麒麟，也被皖雅敲掉了一只耳朵……还有我们玉城的宝马疾风，甚至也被皖雅逮着拽掉了一把鬃毛……”

受不了了，耳边已经传出了众人低笑声，我不无气恼地看了父王一眼，父王却一脸怡然，像是在说什么光荣的事情。“那公主就这么闹下去么？”抬头看向景唐帝，显然他也是在努力憋住笑意，只是唇角微勾，玩味地看向我，“这样的女子，倒是少见得很啊……”

“这倒不是……”，眼看着父王又要眉开眼笑地继续朝下扯，仿佛在说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我猛地站起身，在桌上随便拿起一个蓉糕就往父王的嘴里塞去。父王猝不及防，转过身子惊讶地看向我，那糕点正好滑稽地挂在了他的嘴边，他哭笑不得地看着我，略微有些困难地将那块强塞进去的糕点吞进嘴里。可能因为吃得太急了被呛到的缘故，竟突然剧咳起来，我则在一旁尴尬地拍着父王的背，干巴巴地挤出笑容，“让你随便说我的糗事……这回，遭报应了吧……”

大概皇朝众臣都没见过如此的父女关系，一时之间只顾看我们的热闹，竟都换了副瞠目结舌的表情，直愣愣地看向我们这里。我感觉脸上一阵发热，突然意识到自己闹得过火了些，随即转过身子，忙低眉顺眼地做乖顺状跌回到椅子上。想皇朝自有父命如天的规矩，这样大大咧咧敢与父亲叫板的女儿，这些大臣们也是没有见到过



的吧？

“哈哈。”朝堂之上突然爆发了一阵爽朗的一声，伴随着那声笑意，众人均像是刚烧开的开水，接二连三地咧开嘴来。我愈发努力地低下头，两腮更加不争气的灼烫起来，却见景唐帝稳稳走下高高的台阶，径直来到了我们面前。父王忙起身相迎，我却几乎更加有把头埋进膝盖里藏起来的冲动，只听他清冽的声音夹带着一丝愉悦，淡笑道：“容安公主，果真有意思！”

“我们皖雅……”，父王微微俯下身子，并不迅速接上景唐帝的话，反而是将脸上的笑意慢慢收敛，我困惑地抬起头，父王的侧脸在昏黄的烛光下好像是被镀上了一层迷幻的光辉，如迷似雾，突然间像是距我很远，远得我无法将他的表情看个清楚。而景唐帝也是微微蹙起眉头，显然也是在等父王下一句话的意思。

“我们皖雅……”，父王垂在腰间的手心突然攥起，肩膀好似也忍不住地颤抖了一下。我不由自主抬起头，却见父王深吸一口气，突然横跨一步，闪出宴席一侧，直直地向景唐帝微躬了一下身子，表情凝重却又诚恳，沉声道，“小王注定不能在皇朝呆很久，可能过段日子就必须赶回玉城。您也知道，皖雅是我玉城最得宠的八公主，现在入了皇宫，与小王两地相隔。小王内心思量，玉城与皇朝千里遥遥，与皖雅这次相见之后，又将不知下次相聚是何时。因此斗胆希望皇上能了小王的心事，那么小王，回玉城也会心安一些。”

“卓达汗王何必行此大礼？”景唐帝身子微微前倾，谦和地将父王微躬的身子扶了起来，“王爷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就是。朕能应得了的，必然倾力支持。”

“小王在皇朝停留期间，想亲眼见证我女儿卓依皖雅的婚事。”父王微微抬头，依然是那般淡然的神情，眉宇微拧，却十分坚定。

我错愕地抬起头，猛地伸出手抓住父王的衣襟，不可思议地瞪大眼睛。他在说什么啊？他知道自己是在说什么吗？

父王低头看我一眼，怜惜地冲我笑笑，随之再次正面看向景唐帝，依然云淡风轻的脸，口里的语气却不由得生硬了几分，“念在小王爱女心切的份儿上，还请皇上给小王一个交代。”

看到父王努力让我安心的表情，我豁然明白，父王这是看我在皇朝一人孤苦，加之得知吉玛又已经背叛了我，这才难过起来，其实是怕以后我在皇朝再受个什么委屈，单凭公主的名分名不正理不顺地任人欺负。因此才惶然向景唐帝要了旨意，想把我与亲的身份匆匆定下来。

可这是哪儿跟哪儿啊……我慌乱地扯着父王的胳膊，用力将他的手臂往下扯，想让他停止说出那些可怕的话来。别说我现在还小，就算是年龄大了，也不愿意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嫁出去。太后说过，我要嫁的只能是两个人，以我与成亲王的关系，恐怕嫁过去也只能是尴尬的夫妻。而景唐帝则更不用说了，虽说我曾经对他用情，但是爱愈深恨愈切，他与吉玛的过去，至今仍是我不可回避的梦魇。现在仓促完成我的婚姻大事，只能是对我人生的折磨而已。但是我的父王，却把这段无奈的和亲当成了我以后在皇朝生活安然无忧的最有力庇护……

这怎么能不荒唐？我一直刻意回避的事情，却被父亲以最合理的方式重新提了出来，这怎么能不荒唐啊！

我咬了咬嘴唇，猛地从椅子上站起身，“皇上不要听父王的……”话还未完，便被景唐帝轻轻一挥，手，深如净潭的黑眸恰到好处地映衬了我的不安与慌乱。他若有若无地勾起唇角，淡淡的笑意描绘出帝王与生俱来的自信与傲骨，“王爷只是为什么要如此仓促地替您女儿求婚事呢？您也知道，容安公主今年刚过十四岁，而以我皇朝规矩，十五岁方算成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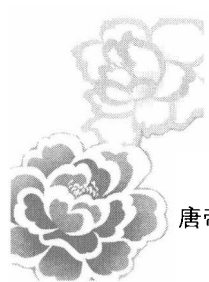
“可皖雅原本的侍女吉玛册封时也不过十六岁吧？”父王突然低笑一声，“吉贵人的封号，又是如何而来的呢？”

父王的声音虽然放低，周围的人未必能听得见他的话语，而我却分明在他的话里听出来一丝不满之意。慌乱地拽着父王的袖子，父王却像是没看见一般，仍是那般淡定自若地看着景唐帝。我抬起头，颇有些胆战心惊地看向景唐帝，实在不想因为我悲哀的婚事抗拒不成，反而搭送上了父王的性命。

却没想到景唐帝竟没有丝毫的不悦，只是微微怔愣一下，转眼间那人忍不住探究的笑意便再次溢上眉角。他轻轻拿起我案上的酒碗，有意无意地描绘那碗上凸凹的美妙花纹，淡然启口，“卓达王爷似乎想要议论一下朕的后宫诸事啊？”

“小王只是想为不在身边的女儿寻求一个保护而已。”父王的声音沉稳低沉，丝毫没有平日得闻皇朝时那般不由自主的惊慌，“请皇上体谅小王的心情。这次小王得益于天恩才能见到皖雅，竟没想到只是两年不见，皖雅竟然清瘦得如此厉害……还有言语里那种淡淡的哀漠之意，以前的皖雅……都是没有这些的……”

“那王爷认为，谁会适合保护您的女儿皖雅呢？”景唐帝微微瞥过我一眼，那眼神却不似刚才那般温和，隐隐带了些帝王的凌厉与压迫，只是还是那般看似和煦的笑意缀在眼眸中，“王爷的想法，自然是最为中肯的。”



“还望皇上体谅小王的爱女之心。”话未说完，父王突然直直地跪下，昂头看向景唐帝，语气别有一股决然，“小王恳请，将女儿嫁与成亲王为妃！”

父王的话犹如晴天霹雳，话音刚落，周围大臣们均抬起头惊愕的看着我们三人。我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父王如何兴起了将我嫁与成亲王的主意呢？这一路上，他看着我的眼神里虽然不免有些心疼，但是却也没看出丝毫要将我嫁出去的意思。霎那间，我犹如麻木了一般，下意识地看向成亲王，他如玉的脸庞突然漾起了像火一般红的绯云，左手高高擎着酒杯的手微微颤抖，而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则是一眨不眨地看着我，澄澈却又让人感到模糊。

“容安公主，你是什么意思？”我不知所措地垂下头，景唐帝的声音却响彻耳畔，声音虽然不高，但却有着一种让人窒息的压迫力。我怔愣地抬起头，只见他英挺的剑眉仿佛又想沾染了愁绪一般微微拧在一起，那棱角分明的脸上像是布满了预兆暴风雨即来的阴云，颇有一种让人压抑的窒闷。在问完我之后，紧抿的唇线就再也不曾透出一丝缝隙，就那样微微划起一道凌厉的弧度，恰如其分地表征了帝王的倨傲与不容置疑。

一直站在身边的父王突然看了我一眼，我这才知道自己竟然已经愣了好久，忙回过神来想要回话，嗓子却像哽住了一样，涩涩发痛，让我什么也说不出，努力让自己打起精神，我终于开口，却不知道自己能说什么，只能胡乱支吾道，“我……”

“好了！”刚艰难地挤出一个音节，景唐帝便一挥手，仿佛是不想听到我下面说出的话，却微微向前迈了一步，直直地看着父王，语音也不由让人发冷，“朕想知道，汗王为什么想让公主成为成亲王妃呢？汗王不会不知成亲王已有正妃了吧？”

“因为小王知道成亲王才是真正爱护皖雅的人。”父王深吸一口气，略有所思地看着我一眼，不似景唐帝冷如骨髓的声音，他的语气里带着一股宠溺女儿的温暖之意，“请恕小王还有许多理由不便告诉于皇上，小王现在只想找一个人好好爱护我的女儿，对她好，疼她让她一辈子。可小王也不会忘了约定，皖雅原本就是来和亲的，她的身份，相信也只有成亲王能够匹极了。”

我怔怔地看着父王，仿佛在他幽深的眸瞳里读懂了父爱的含义。父王在得知吉玛的事情之后，深知皇宫不是我的幸福归宿，而成亲王已然单独立府，在现在的父王的眼里，那个王府要比皇宫大院单纯得多。吉玛一事，彻底让父王感到了深宫的冰冷与残酷。从小跟着自己的人都能背叛自己，更何况其他人呢？较之深宫冰冷来，成亲王不辞辛苦的每月一封书信的苦心布置，就显得温情多了。因此，他才会基于父爱的名义，

丝毫不考虑我个人的感情,就如此果断地为我求了婚事。在他看来,让女儿安然无忧地生活,便是最好的结果。

我不由在心底苦笑,原来我的幸福,竟是如此无奈与辛苦的事情,稍稍将头抬起,正好看到了景唐帝硬朗的侧脸,眼睛微眯,又是一副山雨欲来的危险表情。

大殿静谧得诡异,仿佛只能听见人们喘息的声音。我垂着头,脑子里轰然一片,面对父王如此的爱意,竟然不知道该想些什么,拒绝或同意,仿佛此时都与我无关。当听到成亲王的那一瞬间我大概是想要回驳的,可是过后,眼前便好像诅咒似的又出现了吉玛与景唐帝香艳的一幕,那抗争的心,就像是被灌了重重的泥沙,再次沉下谷底。

“臣弟请皇上赐婚。”就在这难熬的静默悄悄流动时,成亲王突然一个跨步向前,我猛然抬起头,却见他昂着脸,冲景唐帝绽开一丝自信的笑意,仿佛是得了胜的将军在面对狼狈的俘虏,浑身上下洋溢着志得意满,有一种如此刺眼的灼热,“既然王爷有心信赖臣弟,还请皇上做主。臣弟当下便可向皇上发誓,必定好好对待公主,如有违背……”

“够了!”未等成亲王说完,景唐帝便一声怒喝,像被人激怒的雄狮,霎那间怒气席卷了整个皇宫。众人见状纷纷伏地叩拜,只有我仍然是木然站在原处,静静看着这个发怒的男人。

“传朕旨意,”只是掠过我一眼,他的怒气便像是被人浇灭的火焰,顿时消沉下来。我的心却像是绷紧了一般,猛地被提起,他是要宣旨了么?我真的要屈从于父王爱的名义,嫁给成亲王?

“传朕旨意,”景唐帝又重复一遍,旋过身子,紫金龙袍在我眼中立刻成为虚迷的幻影,霎那间让我有一种捉摸不定的落寞与无力。他依然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帝王,无视于跪拜的父王与成亲王,径直的走上龙椅上坐下,凝神看向我,墨瞳犹如千年的深潭,幽魅却又清澈。我讥嘲地看着自己,突然觉得自己无比渺小。

“传朕旨意,”像是要思考很长时间一般,景唐帝第三次重复起了这个平日里要说十遍二十遍的常用语,大殿之上的人虽然仍然惊惧,但也耐不住纳闷,都微微抬起头来聆听圣意,景唐帝环视众臣,那群臣子便像是受到惊吓一般,再次把头重重垂到地上,“封容安公主为婉妃,从三品,五天后举行册妃典礼。至于册文,着礼部文官迅速拟办。”

我瞪大眼睛看着这个刚宣完旨意的男人,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停止了流动一样,竟



然没有一丝知觉。景唐帝眼睛微眯,大概看到殿下所有人均是一副目瞪口呆的模样,便猛地将手里的折子狠狠的一甩,霎那间咄的一声,所有的人都被这声音惊醒起来,又是恭敬地低下头去。而为首的几个老臣则两腮涨红,颇有一种想要反驳却又没有胆量的尴尬与愤懑。

“殷全儿,着人记清楚了么?”景唐帝眼睛微缩,像是凝聚成了一道针孔般的视线,轻易便可戳透众人的心事。在众人都惊慌不已的时候,只见他慢悠悠端起茶碗,眼睑下垂,似乎毫不在乎众人那惊疑的表情,完全恢复了那般淡定了然的样子。

“公主,还不谢恩?”殷全儿拿着眼风儿瞟我,我怔怔地站在原处,任由自己木然突兀地呈现在大殿乌压压跪着的人群里。父王的脸色已是灰暗阴沉,仿佛也没料到是这种结果,嘴唇微张之后又再紧紧抿起,下巴上细刺般的胡须微微颤动,良久,他才微微躬了躬身子,仿佛思考了千万遍一般,颤声问道:“敢问皇上这是为了什么?早在小王刚来皇朝时,皇上您便说要给皖雅一个特殊的生日礼物,这样的册封,就是那份恩赐的礼物么?”

我再次愕然地抬起头,什么?景唐帝还说要给我礼物?这样的册封,当真只是对我的恩赐么?想到这儿,心仿佛被细细的绳子缠绕一般,稍稍一扯,便会又紧又疼。我回过头,冲着父王自嘲一笑,父王心疼地看我一眼,再次抬眸看向那个高傲的帝王,“若是只为恩赐,那难保对皖雅不公平……请恕小王不敬之罪,看到皖雅如此,小王只想找一个能护她能爱她的男人……”

“堂堂皇朝,还有比朕能护得了她的人么?”只听砰的一声,景唐帝猛地将手里的茶碗摔到案子上,“汗王心疼女儿固然值得赞赏,但是也要考虑清楚,朕若护不了他,谁又能护得住?”说完,凌目微扫殿下一周,充斥着不容人辩驳的权势与威严,视线转移到我与父王身上,那如冰的瞳眸竟然像是遇到春风一般,奇迹般地回暖,一抹自信但又骄傲的笑容扬在嘴角,“王爷敬请放心,您大可以将皖雅放心交给朕照顾。”

“我……”,父王担忧地看向我一眼,顺又看向成亲王。只见成亲王脸色铁青,左手用力地握紧酒碗,眼睛死死盯着碗上面的纹路,目光阴郁但又令人恐惧,“小王……”

父王依然欲言又止,我在心底微微叹了口气,霎时头脑像是被搅浑的泥水,茫茫然搅成一片。微微抬头,恍然间看到了父王鬓角的丝丝白发,那样闪耀的白色,竟亮得让我触目惊心。

我离开时,父王那如黑缎般的长发,曾经是我记忆里最为温暖的一部分。短短两年,父王的头发竟然白了这么多。

我的心仿佛又被勒紧了一般狠狠一抽，想这两年在玉城，父王肯定也是操劳至极。内忧外患的父王，随着年华无情流逝，他又怎么能凭借一颗对玉城的热心，担保夏族的大小仓民安然无恙的生活？玉城内部的纷扰部争，皇朝时时刻刻准备征伐的野心……所有的一切，都不可避免地成为父王心中的刺痛。想必我临走时架在玉城城墙外的几门皇朝大炮，早就成为父王的噩梦了吧？

我怔怔地看着父王的白发，内心酸涩不已，无关乎感情，单是在帝陵时云霜那番话就足够让我出人意料的清醒。已然和亲，当下的我已经别无选择，别说我还是有几分喜欢景唐帝，就算是全无感情，为了让我和亲的价值扩大，我也应该顺从旨意……

说来说去，这只是迟早要来的事情罢了。

“小王……”，父王向前跨过一步，大概以为我为难，再次想要申请恩准。“父王……”，我微微一笑，将父王已经躬下去的身板慢慢扶了起来，他错愕地看向我，“皖雅……”

我轻轻摇头，随即慢步走到大殿中央，摆出了一个最为端庄的跪姿，迎眸浅笑，清冽的声音在大殿回响，“玉城八公主皖雅叩谢皇上恩典！”，话音未落，便慢慢垂下头去，紧紧地盯着大殿华美的地砖，再也不愿意抬头，直到眼睛发痛，才不由自主地微闭眼帘，外界的一切，仿佛都已被我消极地隔离起来。我情不自禁在心底苦笑，没想到我往日千方百计抗拒的和亲的名声，如今竟是我自个儿主动扣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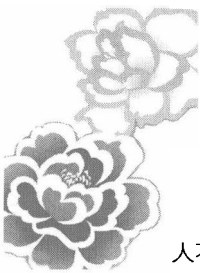
“皖雅……”，父王走到我面前，心疼地扶起我，眼睛里溢满了浓浓的不解与怜惜，“为什么……”

“不为什么。”我粲然一笑，低声喃道，“父王切勿担忧，”却突然感到背后似乎有一道犀利的目光看了过来，我暗笑一声，侧头看向身后的景唐帝，他如渊的墨瞳像是要把人吞没一般，眼底交汇着一种让我看不懂的光芒。

大概是没有料到我会这么爽快地答应为妃吧？我垂下眼帘，不自觉微微苦笑。原本就是受摆布的一方，还是云霜说的对啊，自从我来到了皇朝，就已经注定了会有今天这么一刻。我所决定的，只是早晚罢了，既然是和亲，还不如将这“和”字做足些，嫁与皇帝，总能给玉城带来一些安宁吧？

“皖雅谢皇上的生日礼物。”我抬起头，却感到那束让我不安的目光久久在我周围盘旋不散。也不知道是为赌气还是在为自己难过，轻轻扯开唇角，唇边竟绽放起了一抹淡然的笑意，连我自己都觉得讶然起来，“很特别的礼物呢……皖雅及玉城上下，谢皇上厚爱了。”

皖雅公主



“皖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了宴席，脑子里最后残留的是景唐帝那双让人不安的眼睛及成亲王阴郁的面庞，四周仿佛都充斥了大小臣子们向父王道喜恭贺的声音，父王在那儿有一声没一声地赔笑应承，而我却在一杯又一杯地往嘴里灌下飘香四溢的美酒。大概是因为喝下太多的缘故，明明是上好的御酿，到了我的嘴里，却成为犹如黄莲酿造的药汤，但这酒好像也是有了愈伤的功效，整个宴席，我都在抱着酒杯接连不断地大口喝酒。这酒像是对我下了恶蛊，明知道前面是如渊的苦涩，但我还是执着地抱着这可怜的信念，坚定不移地朝下跳去……

这样贪杯痛饮的结果就是在众人一声声惊呼的包围下，我很没有出息地醉倒了。

“皖雅……”，父王依然在我床头轻轻唤我，大有不依不饶的架势。我困乏地睁开眼睛，父王看我醒来，这才放心地浅笑，“好女儿，你可算是醒了。”

“嗯。”我想让父王不要担心，却发现到了嘴边的话却像是堵到了嗓子眼儿里，根本就说不出来，浑身软绵绵得没有气力，而我的头，更像是被人狠敲一般地胀痛，强撑着坐起身来，却是背后一软，无力地靠在软枕上。父王看我难过，便从云霜手里接过碗，小心翼翼地凑到我嘴边，不无疼惜地看着我，“这是你的宫女精心煲的醒酒汤，说是对酒后难过最为有效的，赶紧趁热喝了吧。”

我顺从地就着父王的手一口一口将醒酒汤喝了下去，酸酸苦苦的药汤慢慢滑入喉咙，倒真的使我原本发涩的嗓子舒服了很多。喝完之后，我用力一仰，依然是慵懒地靠在靠枕上，却见父王一眨不眨地看着我，微褐色的瞳眸浸满了让人心痛的疼惜，“皖雅，昨天为什么做出那样的选择？”看到我歪过头来看向他，父王的眼睛里闪过一抹愧疚，“父王原本想让你幸福……”

“我现在也很幸福……”，我将视线慢慢撤回，不愿意看到一向强势的父王现在如此哀惋的表情，比起昨日的表情，父王现在无力的悲伤，更让我感到痛苦与难过。装作无意中描着丝被上的刺锦，我淡淡地微笑，“父王不要歉疚，女儿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情。”

“可是……”，父王转身，轻轻将手里端着的药碗放到一旁的案子上，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手却突然微微颤抖，只听清脆的一声响，顷刻间，药碗掉落地上成为碎片。我下意识地抬起头，心里那股悲悯竟慢慢蔓延至全身，怔怔地看向那原先精美的瓷碗，难道我的一生，也注定像这碗一样，看似完美的开始，却注定要狼狽收场吗？

昨天我的选择，到底是不是一场错误？

“汗王无需担心。”我正沉浸在对自己的质疑中，云霜甜甜美美的声音响了起来。我抬起头，只见她正走向床侧，先是看我一眼，随即又对着父王盈盈一笑，“汗王为何认为公主成为皇妃就没有幸福可言呢？若我看来，嫁与皇上的公主，有更多获取幸福的机会。”

我恍然大悟，原来云霜还是赞同我昨天的决定，她是看我刚才犹疑的样子，唯恐我再次变得不坚定起来，如若继续产生想要逃避的念头，那么我的未来，夏族的未来，将更加不可预期。

“是啊。”我重重叹了口气，好像是在努力说服自己，“父王多虑，当初皖雅来时就是打了和亲的名号，既为和，就要和得有价值，若女儿成为皇妃，那玉城的未来，不就会乐观多了么？而皖雅的和亲之名，也算是有了效果。”

“皖雅……”，父王脸色黯郁，仿佛有千般话集结于喉咙，却无法释然说出，看到父王那般为难心酸的模样，我唯恐那样深刻的心酸也感染自己，这才说道：“父王怎么也成了这般犹疑之人？皖雅自己做出的决定，从来不会后悔。”

“汗王怎知皇上不会好好待我们公主呢？”云霜见状，慌忙接过话头，迫不及待地想打消父王的顾虑，“皇上或许也对公主有意，只是因为某些事情误会罢了……”

“是吗？”父王狐疑地看向我，“皇上，也对你很好？”说完忽然像想起来什么似的，自顾自地笑了起来，“是呵，若是对你无意，怎么会让我大老远的赶你生辰的时候过来看你呢？父王倒是糊涂了，一直觉得成亲王那种绵绵的关心来得更为温情一些，毕竟每月都不间断地派信使来往于玉城和皇朝之间，这样的事情看似一时简单，但是能坚持下来，也能看得出这王爷是个用情至深之人。所以昨日才贸然想起了这么个主意，想你跟着他自然也不会受苦，而他，必会百般疼爱你。”

“谁知你却改了性子，一心想跟那皇上……”，父王微微轻笑了起来，“虽说那皇上气势更胜那王爷几分，可是若是论贴心相护，本王倒是觉得，应该还是不及王爷的。”

“事到如今，您还以为这是公主在挑选驸马么？”我尚未回话，云霜却突然反问起父王来，虽然嘴角依然噙着笑意，但是那语气里淡淡的反驳之意却毋庸置疑，“您把公主派到这儿是和亲来的，汗王。”云霜刻意加重了“和亲”两个字的字音，嘴角的笑意慢慢转化成酸涩的苦笑，“公主如此的情况，已然好了很多了。若是只为情，没有和亲诸事牵绊，公主大可做个随性的人，自个儿随着自个儿的爱情走。可是如今，公主还能一心任性地为自己活么？玉城夏族，可都在眼睁睁地看着公主这段婚事呢！”

“不要胡说！”我狠狠瞪了云霜一眼，不想让云霜把这些话当着父王的面继续说下